凤凰·副刊

本版投稿邮箱：ycwbtg@163.com

微生活

根植平凡生活的“美学家”

□ 苗君甫（河南洛阳）

早上下楼散步，看到17楼的邻居郭阿姨正在清晨的阳光下装扮三轮电动车：充满田园气息的小清新坐垫、竖在车顶装饰用的兔子耳朵、车前贴好的充满童趣的贴画，她甚至还给车后排挂上了白色的纱帘……我忍不住感叹：“呀，阿姨，您这是装饰了一个‘梦中情车’呀！”郭阿姨憨厚地笑：“我这车啊，要载孙女的，我得先给车好好打扮打扮。”

看着郭阿姨和装扮后的“梦中情车”，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词——生活美学家！可不是吗，这样的“美学家”是如此普通，却又如此充满诗意！

去菜市场买菜，我总去固定的那一家，不仅因为他家的菜新鲜，还因为他家的菜摆放得颇有特色：正中心是堆起来的红色西红柿，最下面一颗一颗竖起来摆放的青菜绕着西红柿摆成一圈，每一颗青菜上还放着几颗黄豆芽——远远望去，就像摊位上开出了一朵大大的花！卖菜的是一对中年夫妻，脸上始终带着笑意。我问过他们：“菜摆成这样很费工夫吧？顾客买走了，还得重新摆。”中年女人笑着说：“重新摆就重新摆嘛，每天摆很多花，我开心，大家看着也舒坦！”

路过小区楼下的公园，看到落下的花瓣被环卫工人扫拢在一起，竟然组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！爱心的边缘还摆了一圈绿色的柳条。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这样的“爱心”，我跟着一颗又一颗的“爱心”在路上走，心里不自觉地也开出了花。这个环卫工人一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吧！即使这些“爱心”保存不了多久，但在摆“爱心”的那一刻，他们应该是微笑着的。

我还想起我爱花的母亲。从小到大，家里的花花草草很多。有母亲从田间地头或者邻居家移植过来的仙人掌、凤仙花、向日葵等乡间常见的植物，有母亲下地干活回家的路上顺便掐的野花，有母亲种下的开了满院的野菊花，还有母亲用废弃的布头手工做的花，厨房蒸馒头母亲也要捏成花的形状……母亲说：“这日子啊，是自己过的，你要把日子当成花，它就会变得像花一样好看！”

思来想去，我已顿悟：生活之美皆隐于日常小事之中，而生活的“美学家”们纵然琐碎甚至辛苦，都会给自己创造一些美好和诗意！他们的内心丰盈而满足，他们的笑容柔软又温暖，他们在与生活共舞和对抗的同时，还顺便在路上撒下了点种子，种了些花，让经过的我们闻到了花香，体验了诗和远方，更让我们懂得，只要把深深的爱和热情投入到生活中，每天都会是幸福的模样！

《窑洞》李文

时光

梦

□张兴祥（宁夏银川）

二哥打来电话说，二姐跟他讲，收拾爹娘的屋子时，在床垫子下面发现了一个作文本，表皮上的名字已磨得看不太清。二哥遂请二姐拍照，他来辨认，最终确定是我的。二哥嘱咐二姐：“给三兄弟留好。那里头可能有‘宝贝’呢。”

哥转述给我时，我捏着手机傻笑，笑着笑着，就笑醒了，才知那是一个梦。

二老仙逝之后，我没少梦到他们。爹娘一如往常，和我唠的也都是如往日一般的闲嗑。只是，我醒来后，枕巾就湿了。

早年间，娘总爱拦挡我码字。其理由有二，都叫我啼笑皆非。首先当然是怕我性子直，惹出事端来。娘担心的另一个方向，就是怕我写得太好了，“被调到大地方去”。那样她就又见不到我了。

娘这套念叨一完，家父往往不忍，挠着他稀疏的短发说：你天生就是个农业社的傻婆姨。你也就能在枣园子里拾个枣蛋子。儿子现在啥也不是呢，都把你我给照顾到了。他真要是被调走了，还愁不能把咱们给安顿好了？

他们这一“交锋”，我往往就只装傻充愣，哈哈大笑。

娘在我老爹跟前吃了瘪，通常也就不再言语，转身去冲上一杯咖啡，递到我的手边。我起身给父亲点上一支烟。他二人便再不管我，由我继续伏案敲击。

有一次，我午睡起来，刚走到客厅里，便见母亲拿着一张报纸，问父亲能不能看到。父亲不愿理会，自信地说：“我眼睛好着呢呀，我啥看不到？”母亲继续追问：“那你看到这上面有啥了？”父亲仍旧不以为然：“报纸上就是文章嘛，还能有啥？”“哎，我把你个老腾子！你好好看——这三个字是啥？！”父亲俯下身来定睛一看，然后笑着靠在沙发上，说：“老三的名字嘛，我咋认不得？”母亲便也笑了。

二老斗大的字不识几个，他们把儿子的名字认得真真的。

四季

预约一场风

□刘玉新（湖北宜昌）

“夏至三庚便数伏”，过了夏至，天便一天天热起来，第三个“庚日”便入伏了。或许是沾了“江南梅子黄熟期”的光吧，鄂西南的夏大多闷热、湿润，尤其是连续的晴天，除了夜半偶有凉风，掠过窗外，其余的时间，身子一动就汗涔涔的。

太阳炙烤着大地，夏天的日历上写满了对风的渴望。

记得小时候，热得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和妹妹就跑到婆婆的怀里，撒着妖地要风。婆婆端坐在藤椅里，手里托着一管马棒烟袋，笑吟吟地扇着那柄大蒲扇，见我们飞身扑来，照着我们的脸，“噗”地一扇，整个人就凉快了。婆婆扇出的那风啊，柔和舒缓，凉悠悠的。

婆婆的大蒲扇是个宝贝，那是爷爷割来的山棕叶煮熟晒干后编织的，图案是朵荷花，一代棕匠的手艺全描绘在棕叶上。也因此，婆婆不让我们小孩子动它。其实，我们要扇子，不外是想摸摸看看，哪里是想扇风？

晚上是最幸福的时刻，星光之下，父亲在稻场上拼几块铺板，开一个大铺，一大家子，睡在悠悠的凉风之下。门前的稻田里，蛙声一阵紧似一阵，耳边蛐蛐叫得欢实。我们就在月亮天里，一边闻着芭谷地里散发的清香，一边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

有风真好！乡下的风，自然，流畅，来自林下泉边，即便是响晴的天，土起瓦盖的老房子，风穿堂而过，热气顿时就消减了大半。

暑假里，跟着父母去椿树坡薅草。那是块远田，坡大路陡，一道道石垒垒起的梯田，从坪里一直层叠到半山腰，弯弯曲曲走上去足有一里多路。我把背来的干粮和水放到田边，才下地干活。

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对着溪边的老林子，打起了口哨。“嘘——嘘——”，高高低低，有时还拐个弯儿，或是连续一长几短，“嘘——嘘嘘嘘”，像打猎时呼唤猎狗，这时候风果真就有了。

起先是看到芭谷叶子微微动了，继而脸上有了感觉，随着凉意上身。风从庄稼地里拂面而来，当你汗流浃背之时，有那么一丝风拂过发际，别提多舒爽了。我手拄着锄把，伫立在半山腰，感受着山风习习，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时刻。人或许只有大汗淋漓之时，才感受得到轻风柔美，才知道风的宝贵如金。

昨晚，我陪着父亲散步回来，走到小区的楼栋之间，一阵凉风迎面而来，我和父亲同时站定在风口，好几天的燥热一扫而光。小区依山而建，取名畔山林语，院中的桂花树、棕榈树参天而立，走在树下，心旷神怡。父母已经习惯了小区环境，有风无风，他们都会下楼走走，在花坛边坐坐，从春到夏，日子就在轻风里荡漾。

这几年，人们住进了高楼大厦，夏天有了空调，随时可以纳凉消夏，可人们怀念的仍然是自然的美好。夏天还隔得远，有人就在预订高山民宿，准备去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

预约一场风，去高山，去海边，徐徐而行，款款而归。

父亲对我说，不要辜负了时代的美好！我明白父亲话里的意思，日子过好了，风调雨顺，我们唯有倍加珍惜。